

中国古典文学奇书



伯牙琴

中国人的枕边书

〔宋〕邓牧

著

伯牙琴

BOYA QIN

江山宜人

评注

ZHONGGUOREN DE ZHENBIAN SHU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的枕边书



【宋】邓牧◎著

江山宜人◎评注

伯牙琴

BOYA QIN

ZHONGGUOREN DE ZHENBIAN SHU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牙琴/(宋)邓牧著;江山宜人评注.—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5

(中国人的枕边书系列)

ISBN 978-7-5396-3684-9

I.①伯… II. ①邓… ②江… III. ①古典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宋代 IV. ①I21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3078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秦 雯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5859551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5 字数:120 千字

版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导读:古典文学奇书《伯牙琴》

邓牧(1247—1306),宋元之际的杭州(钱塘)人,字牧心,自称三教外人,别号九锁山人、大涤隐人等。邓牧家“游公卿,莫不倒屣;行乡里,莫敢不下车”(参见《逆旅壁记》),那是很风光的。他29岁时,蒙元大军伯颜部攻陷了杭州,32岁时蒙元军消灭了南宋政权。在时事剧变面前,他超越一般文士的遗民悲情,超越政权兴代的具体是非,反思王朝兴亡的历史进程,探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的最佳模式,作制度性宏观思考。他否定现实社会的君主集权制及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提出“选贤与能者”组建服务型政府的构想,撰写了《君道》、《吏道》等一组文章,这使他成为宋元之际一位颇有异彩的思想家。由此出发,他对世间现实政治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抵触,于是疏离政坛,寻求自由而多彩的人生之路。35岁以后,邓牧一直漫游于杭州(钱塘)—会稽(山阴)—四明(宁

波)一余杭之山水间,忽东忽西,行踪不定。他曾应邀进入会稽的陶山书院讲学,与友人诗酒唱和,写了《东游记》(又称《游山志》,已逸)等山水诗文;与一代作家谢翱、周密、张炎等人都有文字交往。50岁后,他入住天目山系之大涤山的洞霄宫,与道士为伍,穴居山巅,走上了山人的服食修真之路。他与人合著了《洞霄图志》,并留下了不少山水游记与诗篇,手编了《伯牙琴》传世。刚及六十,即无疾而终,世称“文行先生”。

邓牧自称“三教外人”,但他对“三教”的态度并不一样。他对儒保持着一定的思想距离。《洞霄图志·碑记门·冲天观碑记》有言:“(汉初)司马父子始推儒者,纳诸‘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不曰尧舜道心、孔曾道学,固儒者所谓‘道’也;然而章句为工,青紫为志,专门名家,甲诋乙诽。子长诚汉人也,知汉儒而已!”流露出一种轻蔑之情。难怪后世儒者不讲“道心”、“道学”,而拘守章句,固执师承,党同伐异,一心只求荣华富贵,钩心斗角,中国政坛与文坛中的阴暗面几乎都与后世儒者有关。他对此颇为不满,自己也不把“读经”当回事,还嘲笑老儒的痴想“见尧”之类行迹。在邓牧的作品中,正面提到的后世儒者不多。至于和尚,他倒是没有抨击过,可也没有多少亲近感,不怎么爱与僧人深谈;即使交谈,也总有点微讽之意。他的方外朋友,主要是道教中人。他在作品中反复称扬的也都是历代“山人”、“仙客”、“炼丹士”。尤其是他与元初两浙路的道教名流均有密切的交往,人家也曾诚心地邀他住到宫观中去,反复劝诱他成为道教之住山、住持、主席一类人物。他与这些人交情不浅,却始终不愿当个正式

的道士,不想披上道袍,他只愿做他自己,他只想借“山川之灵秀”激发其道心道意,实现其对生命形态的超脱。因此,他把他后期的生命几乎全都投入到对“山川之灵秀”的搜寻与发现之中,写了一批重要的游记作品,那是他的生命形态的展示。这位邓牧是在山水之中“放牧自心”的。他在精神上得到了充分满足,物质要求也就降到了最低点,他栖居高岩深穴,竟能“身披褚衣,一日一食,枯坐于空屋之中,经月不出”,而一听说某处可游,又打起精神,不远千里而去。

邓牧的创作概况,就现存作品而言,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是30—40岁期间,他主要生活于杭州,其时杭州已沦陷。他写有《君道》、《吏道》、《名说》、《宝说》、《二戒》及《见尧赋》等干预世务之作,后来又应约写成《永庆院记》、《友古斋记》、《亦山斋记》、《集虚书院记》等篇。这些“记”,均为“记言之作”,其实都是议论文,文章体现了他的“贯通三教”的学术素养。至若《寓屋壁记》、《元无人传》两篇,则较为集中地表现了他此时的精神焦灼与力求冲出遗民心态的困扰的努力,从其心路历程而言,这两篇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表白”。

二是40—50岁间,他出入杭州,薄游山水(主要是东游),写有《雪窦游志》、《陶山游记》、《自陶山游云门记》、《鉴湖修禊序》、《西湖修禊序》、《谢皋父传》、《腊屐集序》、《寄友》等诗文;已逸的有《东游记》及与林霁山唱和的《陶山十咏》等。这些作品很能反映他此时的交友之乐与旅游之乐。看来,他本人已摆脱了遗民心态,与文坛之友在诗酒唱和、乐山乐水。其时,他的心情很阳光。

《代祭和靖祠文》、《代祭胡苇航文》、《代旌德观祭先贤文》等一组祭文，分明是入元之后，情绪已平静后的作品，后者还是代元朝地方官写的，有收拢民心、抚慰民情的意图在。

三是50岁以后，入住大涤山之时写的作品，大致有《逆旅壁记》、《冲天观记》、《超然馆记》、《昊天阁记》、《清真道院碑记》、《代问道书》、《洞霄诗集序》和《九锁山十咏》、《游洞霄·和杜南谷》等诗篇。《张叔夏词集序》也写于此时。他的诗文，笔墨老练沉雄，散发着玄风道气。作者笔下，山水有灵，文词简峭，史实有据，不仅有对历代名流足迹的记述，有对寺观、亭、台、沟、渠、道桥的描写，有对一方风情传说的点缀，甚至还有珍稀动植物的记载。这就为两浙山水与人文生态留下了清晰而珍贵的时代记忆，是很好的人文遗产。或许，这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人文事业。

他在生命的最后期间，还与道士孟集虚一起做实地考察，采集一方古迹遗闻，由孟集虚纂成《洞霄诗集》一书（已逸），他则撰成了《洞霄图志》（六卷）。《洞霄图志》中《碑记门》那一卷，纯为原碑照录，各篇之末均注明了原作者^①，挺有“版权意识”的；除此外的五卷，原则上应视为邓牧所作^②。现在看来，邓牧的现存作品，都是他入元后的论道养性记游之作，历来把他作“遗民作家”看待，似乎有点勉强。

晚年，邓牧把自己平生所作的代表性诗文60余篇收集起来，编成《伯牙琴》一书传世。他自己说：“（余）平日所作不止是，然于是见大凡矣。”（见《后序》）认为尽管不是自己的全部作品，但也足以反映他的基本情况了。我们今天看邓牧，自应努力看其全

人全著,但因资料的限制,已无法做到了。长期以来,人们介绍一个作家,总习惯于历数其当官经历、在职表现,习惯于作“官本位”的思考,从政治上去评判人。例如,历史学家侯外庐在中华书局版《伯牙琴》的前言(1959年)中就说:“如果我们透过《伯牙琴》的文学形式,剥去一些道教与《庄子》语言的迷雾,便会发掘出其中的异端社会思想的合理部分。要指出,邓牧并不是一个忘情于世事人道的人,隐居只是他在亡国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消极反抗的手段。他在隐居时所写的作品也并非完全流连山水之乐,而在其中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贯穿着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可是,能用来证明其“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者,却只是一篇早期寓言小品《二戒》。这类把别人“高度政治化”的做法,是那时“作家分析”的基本特征,然而离作者的实际很远,有强加于人之嫌。

其实,人生道路的选择本来就应该是一样的。对未涉官场的绝大多数文人来说,是不必非得要“从政治上”去做分析的。认为谁不想入仕,就一定是“消极反抗”,是拒绝与当局合作,这几成公式,其实极端片面。拿邓牧来说,他一生的写作主要是论“道”而不在于论“政”,他一生的行动轨迹是求“道”而不仅是求“治”。邓牧自号“牧心”而非“牧民”,这也可见其关注的主题所在。生活中,他恰恰是较快地走出遗民悲情而过普通民间生活的一位文士(不是斗士那一类)。他不愿入仕,只是“生存方式”的选择,而非“政治立场”的顺逆(连蒙元政府也没那样去看待邓牧);其身后世时人称之为“文行先生”,也着眼于他的崇“道”而能践“行”。

我们评论他,就应尊重这个事实,把现有的《伯牙琴》与《洞霄图志》结合起来看;即使只看《伯牙琴》,也该论其全书,既重视其政论及小品所呈现的思想异彩,也应重视其大量反映真实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诗文。

基于这个认识,借这次出版的机会,我们对《伯牙琴》原文进行了整理,编成了《伯牙琴》一书。下面说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邓牧手编的《伯牙琴》计有 60 余篇,历经变乱,到清初只剩下 24 篇了。四库馆臣说所失主要是诗歌部分,果真如此的话,则其所作散文仍在。乾隆时,著名藏书家鲍廷博编了一套《知不足斋丛书》,收有《伯牙琴》,书中增辑了十来篇诗文。这样一来,我们就仍能“见其大凡”了。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伯牙琴》,用《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并参照他本进行了点校。这是目前所见版本中较为可靠的一种(尽管也有误收的,内详)。现就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为底本,参照《四库》文渊阁本等,进行注释、品评与今译,故题其名为《伯牙琴》。相关工作是:

其一,适当调整篇目次第。迄今所出《伯牙琴》各版本,通常是将“文”与“诗”分辑(《四库》文渊阁本则根本无诗)的。其“文编”部分,大体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前期所作议论性文章;二是中期与后期所作游记与修道类作品;三是应用型的书序、祭文之类。这样安排,可能是作者的原意。我们一仍其旧,不作大的变动。但也要看到,几经变乱,逸失错乱在所难免,清人对逸文又陆续有所添补,但增入篇目应置于何处,篇次应如何安排,则各本并

不相同,读来给人以时空错乱之感。鉴于作者入住大涤前后之行踪与文风皆有明显区别,今将“文编”中的游记性作品,按其创作先后及内容的关联性做一点微调,比如《逆旅壁记》分明是入住大涤之时的作品,却都被前置了,现让它归位。又,凡后人补录者,均插入相应的创作期,在标题下注出补录字样,置于括号中。这样做,有利于把握邓牧不同时期的创作面貌。另外,经考辨,由鲍廷博补录的《汉阳郎官湖》一诗,系误录,自然应予剔除;今移至全书正文之末,以供学者稽考。

其二,增加注释、述评与知识链接。注释进行字、词、短语的简释;述评大体从篇章结构、段落要旨、艺术特点等方面,依章节进行评议,文末加综述;知识链接是一种扩展性阅读,因原文多涉典章文物制度,尤爱引用《老》、《庄》、《列》及释家的思想资料或其语言表达式,显得很“玄”,因而作相关链接,希望能有助于今人的阅读。

其三,增添诗文今译。古诗文今译,并不容易,尤其是邓牧诗歌与玄理文的今译,困难多多。笔者力求传达原文的精神、气质,大体忠于原文;必要时,也对若干文句作些变通。诗的今译,则意在传达原诗意境与旨趣,同时考虑诗的艺术表达。具体译法各有不同,相关内文自有交代。

其四,书末附上了几篇资料性文字,供读者参考。

总之,笔者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仍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刘彦和说:“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实在是由衷之谈。有不到之处,相信方家会不吝指教。只希望本书能帮助人们对邓牧及其著作

有一个较为贴切而周全的认识,在品读中受到作者的艺术的濡染,感受他的那种人文关怀的气质。

此书得以出版,得到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关顾,得到诸伟奇、赵锋二友的支持,谨致谢忱。

江山宜人

2010.09

【注释】

①原作者:书中对所收碑、铭、序、记的原作者,一律照录、保留。如《洞霄宫碑》文末注明:“中大夫、充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秘书监陆游撰并书丹、题额。开禧元年,岁在乙丑,四月望日。”又,《天柱观记》文末注明:“定乱安国功臣,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浙江东西等道观察措置营田招讨安抚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使持节都督杭越等州诸军事;兼杭越两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二百户钱镛”之类,交代原作者,不厌其详。②视为邓牧所作:清《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收有《洞霄图志》一书,题为“宋·邓牧撰”。明初有道士从《洞霄图志》中抽出“宫观门、山水门、洞府门、古迹门、碑记门”内容,加以刊削,改编成《大涤洞天记》(三卷),题为“元·邓牧撰”。清代藏书家鲍廷博更说:“先生所撰《大涤洞天记》(三卷),已归《道藏》。琅函金检,永与《上清》、《灵宝》诸书永垂不朽。”总之,前人都承认邓牧对《洞霄图志》的著作权。可惜今只有“志”而无“图”了。



《伯牙琴》自序

予集诗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①虽善琴者,钟子期死,终身不复鼓,知琴难也!今世无知音,余独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绝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尝遇子期,恶知其死不死也?故复存此。

【注释】

①伯牙:又作伯雅,春秋时晋国大夫,著名琴师,“伯”为其氏。他以钟子期为知音之事,首见于《列子·汤问》,而《荀子·劝学》及《吕氏春秋·本味》中也有相应记载。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却附会他“姓俞,名瑞,字伯牙”,为晋国上大夫,原籍楚国郢都。此说乃小说家言,然影响较大。



目 录

导读:古典文学奇书《伯牙琴》…………… (一)

《伯牙琴》自序…………… (一)

[文编]

一、见 尧 赋…………… (一)

二、君 道…………… (一六)

三、吏 道…………… (二六)

四、名 说…………… (三三)

五、宝 说…………… (三九)

六、二戒:学柳河东…………… (四九)

(一)越人遇狗…………… (四九)

(二)楚倭鬼…………… (五〇)

七、元 无 人 传…………… (五五)

八、谢皋父传	(六三)
九、寓屋壁记	(七一)
十、永庆院记	(七七)
十一、友古斋记	(八三)
十二、集虚书院记	(八九)
十三、亦山斋记	(九五)
十四、雪窦游志	(一〇〇)
十五、陶山游记(续补)	(一〇八)
十六、自陶山游云门(续补)	(一一四)
十七、逆旅壁记	(一二三)
十八、冲天观记(鲍补)	(一三〇)
十九、超然馆记(鲍补)	(一三七)
二十、清真道院碑记(鲍补)	(一四三)
二十一、昊天阁记(鲍补)	(一四九)
二十二、代问道书	(一五七)
二十三、《蜡屐集》序	(一六四)
二十四、《张叔夏词集》序	(一六七)
二十五、鉴湖修楔序	(一七二)
二十六、西湖修楔序	(一七八)
二十七、《洞霄诗集》序(鲍补)	(一八一)
二十八、代祭和靖祠文	(一八四)
二十九、代祭胡苇航文	(一八六)
三十、代旌德观祭先贤文	(一九〇)

[诗编]

三十一、寄友(鲍补) (一九五)

三十二、九锁山十咏(鲍补) (一九八)

三十三、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鲍补)
..... (二〇四)

《伯牙琴》后序 (二〇六)

[外录诗一首] 汉阳郎官湖(鲍补) (二〇七)

[参考资料]

一、邓牧先生传 (二一二)

二、邓牧先生足迹(1247—1306) (二一三)

三、《四库全书》本《伯牙琴》提要 (二一六)

四、鲍廷博《伯牙琴跋》 (二一七)

后记:书《伯牙琴》后 (二一八)



[文 编]

一、见 尧 赋^①

【原文】

吴君自号“渔隐”，富春^②老儒也。以“见尧”名斋，予为赋之。

古有圣人，作君作师^③，忧民之溺由己之溺，忧民之饥由己之饥^④，故能治九年之昏垫^⑤，播艰食于一。其德泽所浸，如时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阳之熙。盖圣人在位，问之朝野，而朝野已不知^⑥；今也寥寥数千载之下，悠悠我思。先生见之，若之何其？先生不言，浩然长噫。余请逆先生之志，而为之辞。

【注释】

①赋：古代文体的一种，介于诗文之间。“赋者铺也”，它以多